



湯寒後條辨症

傳世之書

64
1104
1



新安程郊情先生著

傷寒論後條辨

直解

附編 方有執條辨 王叔和本論目次 喻嘉言尚論

此書另具靈心慧眼為仲景闢破鴻濛誠傷寒論第一部註余輩購貨珍梓俾琅函枕秘普作金繩壽人壽世功施與焉奇文共欣翻刻必究 同人謹識 平安城銅駝坊 式好堂藏板 書林博古堂重梓



傷寒論後條辨叙

以余讀程子所註張仲景傷寒論後條辨因得遍討諸家之註本而讀之乃歎世醫之著書立言者多不識字之醫

明序一

古序一
徒以瞽目讀古人書者也況
其不能著書立言者哉千百
年來譚傷寒者家挾一編人
訓一說孰不競稱張子仲景
究竟仲景未嘗有傷寒只有

一部傷寒論蓋古人著書有
從敘述體立言者意在字面
上順文以摘義類有從斷制
體立言者旨在此字面上反題
以破異同仲景之有論蓋從

世人訛而且亂之傷寒闕然
一市中立之案而叅稽得失
研覈是非筆削成一部斷制
之書此之謂論六經一仍衆
人特各冠以辨字正示人六

經之難分甚於六經之難溷
表裏府藏互根互換要在辨
處契及精微不在辨處徒列
部署也仲景書之大旨大法
如此則論字是綱辨字爲目

豈非仲景全部書之指南哉
奈何世人不識字法以仲景
一部斷制體之傷寒論紊成
一部叙述體之傷寒宜乎刻
意鈎索於傷寒字逾合者於

仲景之論字逾離於六經字
逾貼者於仲景之辨字逾畔
仲景書之懸國門者逾多仲
景書之埋石室者永錮矣瞽
已成劫誰能起仲景以三寸

不律爲舉世撥轉瞳人不意
天不藏珍特授程子以神穎
雙眸炯炯爲仲景射出光明
藏來使全部書之精神意旨
盡向隻字中翻現得其言矣

而又得其意而併其所以進
於此者而得之旁見側出橫
說豎說無不曲暢旁通搜盡
法中之法方知仲景之六經
不是呆六經離抱迴環有十

六輻共出一軸之巧有十二
律旋相為宮之妙神奇變化
備矣而一切矜慎之思訓誠
之旨防維砥救之法煥而且
凜自此而仲景書方為仲景

一部鬼哭書魑魅魍魎不晝
現也方為仲景一部雨珠雨
粟書水火金木土穀唯修民
生永利賴也則自有靈樞素
問以來得推仲景為法之祖

者而自有傷寒論以來應推
程子為註之祖也可余雖不
知醫然天下心同理同而眼
同誠不於傷寒下面瞽及仲
景一論字六經上面瞽及仲

景一辨字千年晦蝕之商彝
周鼎突如芙蓉出匣人人目
中各獲其所無而人人意中
各獲其所有得此打破千百
年來之關頭掃去千百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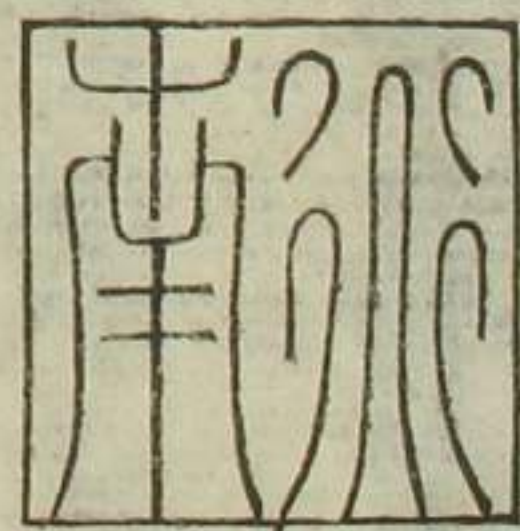
胡序也
之醫障誰復河漢余言者蓋
余讀仲景書於所謂玄冥幽
微變化難極者得於論字辨
字內看出實從程子之後條
辨始他家支離補綴死在傷

寒句讀下無非以叔和王氏
爲禪講而討論修飾潤色得
來便各成自家一部傷寒矣
方不識仲景之論字爲何字
又安能註仲景傷寒論之書

胡序

爲何書哉

甬上年家弟胡文學拜撰



序

余於己酉春仲重來吳門或謂此中山川沃衍向所未遑寓目者茲可逍遙登覽也余性不嗜此日惟闔戶與古先聖賢晤對

李序
於簡策之內有同念者至相與
縱談不休否則置之不復道也
間以疾就診於友人王子翔于
心手口三者了了洞中底裏深
得意也之意而居恆上下古今

都非尋章摘句者可及余每歎
所未聞以爲不讀異書必遇異
人也詢厥淵源蓋趨庭之餘久
受業於郊倩程公云因道公行
誼甚悉持所爲醫徑句測相餉

余讀其書思見其人而更聞其
傷寒論後條辯之將出而醒世
之迷也未幾王子以前卷數十
葉見示則揭仲景之本旨闡叔
和之僞例卽從傷寒論論字上

辯起其要歸括於四言曰仲景
非是教人依吾論去醫傷寒乃
是教人依吾論去辯傷寒非單
單教人從傷寒上去辯乃教人
合雜病上去辯也而筆底瀾翻

李月
如江河之浩浩而莫可砥竭倦
時讀之躍然起病時讀之脫然
愈抑鬱愁悶之時讀之爽快如
溽暑之對涼風既已習其文字
渴欲聆其馨欬公時出應四方

之請久之始得親炙焉齒尊貌
古相接纔數言而思深指遠令
人味之不盡且蕭然四壁牀書
連屋雖結廬人境不啻桃源溪
際王子誠服皈依而稱道弗絕

有以也夫竊喜因我良友獲交
 高賢吳門此來所得良多第憾
 不握手於十年前一浣刀筆之
 塵耳會劄劄告竣王子屬為之
 序余不文無能為役而居今稽

古志意契合不可辭也敬題數
 語附名不朽至於此書有功於
 前賢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名
 公贈章詳哉言之余可無贅矣

昔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孟冬上浣
東魯知非居士李壯頓首

拜撰



自序

條辨非余昉也亦有弄余者矣式鑑原本出
銓次而綜理之則始于方有軌再踵有軌
出綜理而發明之則繼曰吟嘉言余出名
條辨者式仍前人也所仍竊以出之謂之
而余出名後條辨者不仍弄人也所仍未

嘗竊曰之出謂也其竊以出者曰為彼既
條其所條辨其所辨則余亦可條其所條
辨其所辨條出辨之而不為僭其未嘗竊
曰之者以與余曰條余所條辨余所辨非
復條彼出條辨彼之辨條出辨之而不為
僭非僭非僭而謂余之出條即仲景之條

余之所辨即仲景之辨其誰欺非僭非剽
而并非欺而余仍復條其所條辨其所辨
者則以仲景嘗許我曰條其所條許我曰
辨其所辨也其許我以條其所條辨其所
辨者何益仲景固有言矣曰若能尋余所
集過半矣集之為言非論中之神明機

奧也神明機奧自着狂息字出其外集即
論中之篇章次第也篇章已經伸景次第
而復有待于尋者何也篇章中有變化則
次第處有推移故彼此參差弄後錯亂使
在之專門傷寒者欲於我式成之訣處分
門森門可分欲於我已然止軌處類證無

證可類空空式個六經而同條其實斷章
處翻有氣脉可聯隔都中無不神理可接
其間迴旋映帶出奇宛轉相生之妙俱在
所集中俱在所集外篇章固非及篇章則
次第自非呆次第若能於此尋之則不特
得其粗如璣璇圖也乎已縱橫往返成條

成理迺奇寓諸庸微藏之顯凡春秋止比
事屬詞而斷例大易止抽爻配卦而定占
與夫韜鈴家止出奇握勝示人以陰陽顯
押止略奇遁中止避凶趨旺啓人曰坐傷
景杜之門皆出諸此以止塔仲景止傷寒
論非仲景傷寒內外止式部拘牽文義止

書要人太尋章摘句迺仲景傷寒雜病內
合成式部環應無方止書要人太溫故起
新也余是已得條其所條而妄謂仲景許
我以所條棄其所棄而妄謂仲景許我以
所辨至於微言絕而或未絕大義乖而或
未乖是非繆于古人而或不繆于古人則

余于仲景之論另有辨狂而於淋和之例
另有賦狂此又苦于丈人心量之窮眼量
之短僅以省字恣讀古人書蓋從仲景之
論字辨字上讀而得之于心筆之于手以
求免夫微聽塗說者止自棄云爾曠觀矣
下其心量眼量相倍定于寸億萬於余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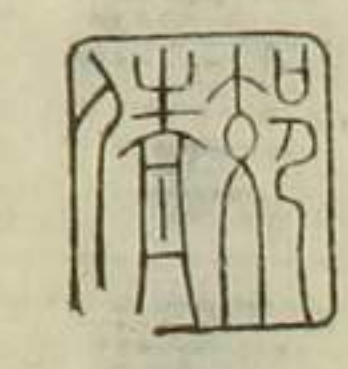
人者夫復何限以天下無盡藏之智慧宣
發仲景無盡藏之蘊妙何妨人之胸中各
出式部傷寒論妙義既生陳言自去自此
而有知我者安知不余心所大拂有罪我
者安知不余心所大喜余又何必版之為
珠玉其言于前其版之為糠粃其言於後

類為天下無盡藏之心量上着曰式物更
為天下森盡藏之胆量上容以式膚之

寄

康熙九年庚戌桂秋新安程應旄識于吳

門之遐暢也



傷寒論後條辨 目錄

禮集

張仲景自序

辨傷寒論一

辨傷寒論二

辨傷寒論三

辨傷寒論四

辨傷寒論五

王叔和序例貶偽

傷寒論後條辨

目錄一

專古堂

存疑記不備刊

樂集

辨脉法 卷之一

平脉法 卷之二

辨痙濕暍脉證篇 卷之三

射集

辨太陽病脉證篇第一 卷之四

辨太陽病脉證篇第二 卷之五

御集

辨太陽病脉證篇第三 卷之六

辨陽明病脉證篇第一 卷之七
辨陽明病脉證篇第二 卷之八

書集

辨少陽病脉證篇 卷之九

辨太陰病脉證篇 卷之十

辨少陰病脉證篇 卷之十一

辨厥陰病脉證篇 卷之十二

數集

辨霍亂病脉證篇

傷寒論後條辨

目錄二

何身言不傷

辨陰陽易病

辨差後勞傷病 已上卷之十三

辨不可發汗病脉證

辨可發汗病脉證

辨發汗後病脉證

辨不可吐病脉證

辨可吐病脉證

辨不可下病脉證

辨可下病脉證 已上卷之十四

博古堂

一百一十三方 卷之十五

王叔和原論編次

方有執原條辨編次

喻嘉言尚論篇編次 已上附

目錄三

博古堂



傷寒論自序

漢長沙太守南陽仲景張機著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論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畱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求

手受敗賚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鑿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失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狗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

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產藥錄並平脈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卜給

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二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按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卽孟子代孔子之春秋作序也。迄今求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故善讀書者未讀古人書先讀古人序。從序法中讀及全書，則微言大義宛然在目。余讀傳然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卽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戰國之有孔子，一則道大而莫容，一則道高而莫容，滔滔者天下皆是，驚怖其言，大相逕庭，不近人情，是以日日擊宗

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任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
宗族且東家丘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
得不償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悉委凡醫恣
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寔
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若於不知病病家若於不
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
身知已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
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用着玄冥幽微工夫此非
鑿之事而已之事也鑿不謀已而謀之人則醫者

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
徒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鑿不為之代也從此處
語醫自是求之於已不復求之於人從已求鑿求
之於知徒人求鑿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
皆然醫事獨否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
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太知但能各承
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知行
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太行即使欲行
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

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
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
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
此誨及於鑿又何利于鑿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
晨鐘僅於序中爲蒙蒙昧昧單一喚起此遊魂預
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已上作工夫等
鑿事于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已之君親
貧賤亦是已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益
是已之身與生從愛身知已中廣及愛人知人無

非自已求之者於已處求知不於已處求行則道
師具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
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
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
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
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
之中創九鑿之害正痛舉世之莫聰於憂謹畏譏
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
以吾論爲知之次反借吾論爲行之昔從醫道中

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于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鑿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關太叔和之偽例始敢向叔和之偽例而關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新安後學程應旆識

仲景傷寒論三字是斷制字眼從斷制體讀他文字知此部書都從傷寒字面上翻空故處處出奇握勝叔和將斷制字法誤認作敘述只氣自不得不于傷寒字面上逐實填將去而窺垣窺壁處處成了仲景

王叔和傷寒序例貶偽

程應旆 郊情

統有正偽傷寒論之統不能正其始者由叔和之偽統僭之也余亟貶其偽而不誅其僭者志在懸之國門令人得目為禁書則誅在不誅中故仍前其例而不入之卷則仲景之統自是大居正云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凉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

傷寒論三字傷寒是死字論字是活字死字上安得有法法全在活字上活字能翻斂死字所以具

一個穿箭，仲景之傷寒論，猶曲家之九宮譜論，從形身上辨出表裡府藏使人於切脈驗證處，實虛寒熱而得病，蓋救火醫病，張本非竟將此論當傷寒鑿猶之譜從音法中辨定宮商角徵使人從按律吐調空得抑揚清濁而諧聲。

法猶之弄丸傷寒則丸也論是弄丸者活字上看不出門路也自罷何苦將活路盡行填塞砌成一條死路即死路尚是路何苦將死路上盡行埋作火坑誘盡天下人不走此條死路不止走此條死路不驅之盡入火坑不止勘其惡端不過以仲景論只云傷寒未經切出傷寒根脚而搜得內經中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及有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語遂可竊來立己之根脚而捉仲景之空因論有傷寒字誤認仲景為冬月一季而設遂從冬

蓋秋入度曲淵源非竟將此譜當曲上唱叔和見譜中所載是申子說語便認九宮譜是一本九宮記將來同琵琶記類唱演恨其申少子生且淨丑遂增出無數風溫瀟時行兩感等名代神景扮出伯喈五娘蔡公蔡婆等脚已自此

字上鋪演出春夏秋從寒字上鋪演出溫清暑來不知仲景論中寒熱溫涼備具特根脚總在人體躬表裏府藏上經理出病之寒與熱豈同望杏瞻蒲作一部鑿門月令書者若曰四時正氣內經自是寒暑燥濕風不聞着在溫清寒暑上着在溫清寒暑上則溫病寒病暑病有之矣秋時聞有清病涼病名否若病屬燥濕風者又從何處安插以天氣之寒熱溫涼揣病證之寒熱此婦人女子之醫陰陽太論未必狀即有之當另有說叔和引來不

傷寒論後條序 二

而南宮北呂
無復諧中事
只從鑼鼓攤
處敷演得如
花似錦自可
騎動不喝
采有此傷寒
例之九宮記
而九宮譜之
為譜以之屬
傷寒論者遂
成仲景之廣
陵散矣古今
事如此良可
歎也

傷寒論後條辨
過影出一番春夏秋冬字眼以此開談則暑往寒
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余耳其語矣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余耳其語矣人過不
留名那曉得張三李四雁過不留聲那曉得春夏
秋冬余耳其語矣鋪場便得一江湖口令亦謂開
卷有益其必套一陰陽大論者以仲景自序有勤
求古昔博采衆方撰用素問八十一難陰陽大論
等語故例中搜及素問難經處費盡撚髭而開口
復現出陰陽大論字樣見其勤求博采凡仲景所

有者已無不有而傷寒二字較之仲景則另得傳
授此叔和閒居著例之肺肝余得而見之也
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
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
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傷寒原是活病初不可執一名之內經曰百病之
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
於絡脉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胃又曰百病
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

傷寒論卷之九
復還或留止奇邪淫溢不可勝數又曰百病之所
始生者必起於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
處氣合而成形得藏而有名又曰夫邪之生也或
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
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以是知邪之
客於皮毛膚腠者皆得謂之傷寒初未嘗有定名
也故秦越人云傷寒有五其所苦各不同形又云
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可見風寒暑濕未定之
先及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等邪夾在膚腠間時傷

寒還是活病須從活病中分別出其為何邪之傷
如仲景論中之中風之傷寒之溫病之瘧之濕之
暍等與夫病之或生於陰或生於陽等一得正
之以名此病方是就擒時病既就擒方辨其為傷
寒類中之某病前此之傷寒字無非槩舉之辭總
非冬時嚴寒四字可以轄定此仲景之六經所由
設也設六經所以擒病擒病不是擒傷寒專是擒
傷寒之類之病而傷寒自在擒列耳使人於病邪
到手先得從表裏府藏上根究一番確是浮為在

表矣。權且把裏府藏三路去開單單着落在太陽經上。太陽屬表故也。擒定為太陽病。此時謂之為傷寒也可。少謂之為傷寒也可。謂之為傷寒固是。此經病不謂之為傷寒也是。此經病一應虛實寒熱在此。一經已有定法待之矣。虛則從桂枝例出入實則從麻黃例出入。寒則從小青龍真武例出入。熱則從太青龍白虎例出入。凡百暑溫燥濕等類。只從浮脈上分別。只從表證上分別。任你說寒說溫。我府藏上之表裏之虛實寒熱已經了明。豈

是你肌表上之寒溫搖惑得我動。又豈你天氣上之寒溫搖惑得我動。蓋病邪萬端。人身之府藏總無兩副。從此處定法。以擒倒病邪。則仲景所云料度府藏。獨見若神者。也是之謂。舉一而萬事畢。是之謂活法。法不活則邪不死。故仲景並未嘗以傷寒二字屬之。冬月以傷寒屬之。冬月只是思量捉死老虎耳。天下豈有死老虎等你捉。坐見為虎。啖也。至云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益畔仲景之言。仲景以世間寒傷營之傷寒百

傷寒論後條辨

中無一而以之誤治傷寒者皆風傷衛之病所以
萬舉萬錯內經黃帝問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
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
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
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
各不同形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
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
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黑色
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厚而肥肉

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又曰風雨寒暑
不得虛邪不能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蓋
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
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又曰
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太
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入字乃仲景分營由
衛分六經之由
是觀之風寒共是一病從其人之虛實而分虛者
衛淺而疎邪至則受既受即名中風實者營深而
密邪不易入入此方名傷寒衛與營氣有定舍故

若據叔和此
論傷寒病可
專名之曰小
人病矣然實
藥家謂是騙
却問人騙不

傷寒論後條辨
風與寒因所處而為名也世人既虛者多實者少
而邪之至也亦虛者多實者少兩虛相得之病繁
作兩實相逢治療天人年壽實從此始作身所以
於太陽有不可汗之戒而救誤汗之致逆者多端
正以觸冒之病總非傷寒不可誤名之曰傷寒今
以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遂
關傷寒而毒先鍾於名傷寒處矣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

動者子在稠
人廣襟中先
撒開君子是
得邪下人銀
要還他一個
善者耳
試問叔和例
中何不累一
括按中風日
仲景祇言傷
寒論不名中
風論仲景自
不依題我比
他更依題耳
傷寒不會說
話有以寒毒
藏于肌膚鄉
間人自是信

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絲冬時觸寒所
致非時行之氣也

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
風必若所云則暑燥濕風皆是寒之一氣所變舍
寒而四時五行無專令矣緣其胸中已着了妖魔
鬼怪故於此處將妖魔鬼怪話頭搬弄起其亂經
處總取後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

易寒論後條辨

存例

七

著他肌膚上
的針穴針後
不怕你不貼
上帶不分細
絲

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
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
時行之氣也

極似戲場上正齣未出先跳一回小鬼但內經於
時行之氣只在六經上定其為風淫燥淫火淫濕
淫寒淫之病與夫土鬱之發金鬱之發水鬱之發
木鬱之發火鬱之發等不似此處之云時行可以
揆着春夏秋冬煎成一大鑊藥令一歲中長幼人
人可服也一友云只消一大鑊九味羌活湯不必

揆着春夏秋冬更有力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
斗曆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
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
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
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
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
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
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從立春節後其中無

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

仲景之云傷寒祇從寒字內分出表裏虛實豈從

春秋有春主
正月四字若
令叔和釋之
必將春正月
字演盡一部
月令廣義而
周家一代世
紀不難盡行
砌入王字上
矣鋪張揚厲
豈不遠過尼
父祇是尼父
之春主正月
不作如是解
耳知春主正
月另有字法
則知傷寒論
亦另有字法

寒字內分春夏秋冬故可汗篇云大法春夏宜發汗已明說桂枝麻黃不單為冬寒而設矣至於四季中並無冬宜溫之句可見四時中病俱從活處看推之溫病何莫不然但以汗下溫針之禁繁溫病不同於傷寒之治豈溫病一門又從表裏虛實外更分春溫夏溫秋溫冬溫之各自為病乎據叔和說毋論四時中陽氣總無出頭日子寒氣總無伏入之時萬一講及春傷於風則九十日內亦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應在入身上乎只因有了下句

一切春夏秋冬
冬字眼目無
處可以安填
著他

傷寒論後條辨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語做擾天紀無所不至遂令
仲景一部傷寒論活活遭瘟活活晦了二十四氣
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
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

據其語中應至未至等皆屬寒病氣皆屬熱無疑
矣却不說出叔和必自評曰深得文家含蓄體
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
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後一
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二陰氣上

也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
如此經典勸你不賣弄也罷引來都與你一歲陽
氣總為寒折處有些矛盾了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變來變去只是溫據你說陰陽何曾交易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

一年四季都是溫病都是為寒所折欲養陽則碍
於溫而養陰則碍於寒雖君子亦無所措手足矣
觀其引證處何啻自家折獄

曹家攤頭
輒云此藥春
採花夏採苗
秋採葉冬採
根製就一味
紫金丹延年
却病公可
服只須看病
換湯或換藥
叔和移來作
例內套頭自
首段至此揣
其語不過
云此種病

傷寒論後條辨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

從頭至此只因仲景題面有傷寒字遂從寒
衍出春夏秋從春夏秋衍出二十四氣不過急題
緩做之法意從二十四氣衍出其胸中溫字來耳
及到其間還是花拳花脚豈能如仲景之談溫病
針針見血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云云乎若云仲景未出治法則視溫病為六經外
之病乃可不然汗下溫三禁外尚不能從一百一

冬傷與春各
溫病夏各熱
病四季推名
時行傳染不
常害入最毒
爾軍辛苦之
小人肩挑步
走凡多此病
人人肌膚中
各有贈毒藏
目下似無
將來必嬰
疹急須向
醫識此種
傷寒須知毒
熱之氣留在
經而發何

十三方內隨證用藥真呆鳥耳仲景不欲以呆鳥
待天下故不出治若叔和之論溫病脈何須脈證
何須證凡四季中但有卒病只教家人一檢曆日
便可範圍七八人家誰無曆日何故偏奉此例為
神經寶錄此無他賣假方者偏會聚眾只是嘴裏
儘着他說試看開章至此豈非神仙化道中一副
賣帳排場套頭話即是溫病何不直截於內經上
發明而衍而又衍可曾有一句下手工夫賣帳家
慣用筌法彼自擬筌着一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十一

傷寒論

病詳而治之
各人有病自
家醫儘不可
縱意違師當
面錯過也

傷寒論後傳

之內經便從此處倒流三峽水即佛頭上着糞不
怕耳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
於溼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
不審明受之

須知此段方是他證題處前面亂天地之經擾陰
陽之紀皆從此處杜撰出來世人不曾讀及內經
上下文誰不附會其言者按內經於冬傷於寒春
必溫病等句可接連三見見而又見者恐人以辭害



意故復及之生氣通天論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
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
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二句即下文冬陰
傷於寒等因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因於露風
乃生寒熱二句即下文春
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
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上逆
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四時之氣更
傷五藏全匱重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
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陰陽應

象論曰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
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
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
脈太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
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云云據內
經之旨春傷於風等四傷字是內傷之傷非外感
之傷風暑溼寒是令氣之風暑溼寒非外邪之風
暑溼寒也至洞泄痰瘧欬逆病溫方是外邪凡人
五藏氣合乎四時五行春當風元主令之時萬物

發陳有違聖度而傷及肝是為春傷於風謂失春
氣養生之道也夏當暑火主令之時此謂蕃秀有
違聖度而傷及心是為夏傷於暑謂失夏氣養生
之道也秋當濕土燥金主令之時此謂容平有違
聖度而傷及土金是為秋傷於燥濕謂失秋氣養
收之道也冬當寒水主令之時此謂閉藏有違聖
度而傷及腎是為冬傷於寒謂失冬氣養藏之道
也凡此者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傷在藏矣以其乘
令尚可禦邪令氣一去因於露風寒熱乃生凡洞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

傳古堂

泄○痰○瘧○欬○嗽○溫○熱○等○病○乘○退○氣○而○各○進○矣○何○也○四○
時○之○氣○更○傷○五○藏○也○此○處○傷○字○方○是○外○傷○從○前○四○
傷○字○與○四○氣○調○神○論○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
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
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同○
音○恐○人○誤○以○傷○寒○等○字○認○作○外○因○故○於○金○匱○真○言○
篇○直○以○冬○不○藏○精○互○去○冬○傷○於○寒○字○明○說○出○非○寒○
傷○營○之○傷○寒○矣○以○夏○暑○汗○不○出○互○去○夏○傷○於○暑○字○
明○說○出○非○因○於○暑○汗○煩○喘○渴○及○汗○出○而○散○之○傷○暑○

矣○仍○恐○人○於○傷○字○上○狐○疑○更○於○陰○陽○應○象○篇○連○舉○
數○傷○字○而○以○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喜○怒○不○節○寒○暑○
過○度○生○乃○不○固○推○出○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之○故○見○
皆○我○於○不○節○過○度○處○傷○及○寒○臟○之○令○氣○暑○臟○之○令○
氣○非○關○表○之○寒○邪○我○傷○暑○邪○我○傷○也○豈○唯○不○我○傷○
其○得○過○時○而○病○者○尚○虧○我○氣○主○令○客○氣○不○能○預○侵○
也○只○觀○其○名○篇○之○義○曰○生○氣○通○天○曰○金○匱○真○言○曰○
陰○陽○應○象○及○三○篇○全○文○讀○之○何○嘗○一○句○涉○着○外○感○
况○靈○樞○中○亦○有○冬○傷○於○寒○春○成○癘○熱○等○句○更○承○下○

筆曰此陰陽之變也見此等病不可作經常看承
和豈是看得出經旨者只據白文上有一冬傷
於寒春必病溫字樣仲景傷寒中殊未指出便不
禁抓耳咋腮任從無中生有演出中而即病者各
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
至夏變為暑病以及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
寒所致種種胡談方自喜偷得內經為談夫行而
不知春雨如膏之內經已捏成一問文王似蒸餅
之內經生心害政令千百年來舉國如狂於周文

苟曰各同即
同則孔子之
稱夫子人
知之但未
夫子欲之
夫子與時
後言之夫子
亦是此夫子
各

王之蒸餅不復覓及春雨如膏句矣可歎可恨
經曰智者察同愚者察異病有各同而不必同證
同而不必同者俱要同中察異余更得言之春傷
於風由奪去春升藏令肝虛故升從降遷過時而
得發泄發泄者完穀不化土無木制也夏傷於暑
由奪去夏炎藏火心虛故熱從寒化過時而成瘵
瘵瘵瘵者陰瘵也訓瘵篇云以秋病者寒甚之謂
秋傷於濕者由奪去秋收藏液肺虛故葉焦得燥
過時而病欬嗽上逆發為痿厥即欬嗽煩寃是腎

外因之溫泄
瘧疾皆邪氣
盛則實之病
此處之溫泄
瘧疾屬內傷
乃正氣奪則
虛之病

氣之逆之謂冬傷於寒是奪太冬寒藏水腎虛故
水竭熱生過時而病溫與經文冬傷於寒春為瘧
厥同因謂腎衰於下也四時之氣更傷五藏見此
種之溫之泄之瘧之效與外因之溫泄瘧效絕不
侔故曰此陰陽之變也蓋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是
諸證受病之源而溫泄等病乃從藏氣上發出來
治此者仍從藏氣上求法溫要益精泄要養水瘧
要助火效要復液若作尋常之溫泄瘧效來治必
致傷生奈何以此之傷於寒混入仲景之傷寒病

而曰凡傷於寒即為病熱乎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
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
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
效也

此段說話毋論浮泛之極只就傷寒之病四字論
之其承上文溫病言傷寒乎亦剔出溫病言傷寒
乎并下段合是下條則二條之前是古之人古之
人二條後也是古之人古之人何故着此二條來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至兩日告醫是損病人之氣就我醫家之意又恐病家跳槽故有駭人又下淺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一番明囑文二句無不效也四字自是包愈受謝口吻

七夾入文字此等章法真令人摸頭腦不着但據其云逐日淺深以施方治則知其胸中無六經而只計日之次第以施方矣此句自覺破綻因足上一句曰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皆是配製在先臨時只觀其脉證主之或宜或與何嘗臨時制方必臨時消息而制知其胸中不但無脉無證并無仲景之一方矣此等家秘豈非仲景所痛斥為不念思求經旨演其所知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乎

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脉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自足千古何必其搜必搜而後有傷寒論則仲景之金匱要畧何以不因其搜而日月中天也後人因搜之一字遂妄擬仲景尚有雜病論軼去以致溫病失詳不知仲景自序已云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矣何嘗有軼并示其書非傷寒書遂承之云雖不能盡愈諸病庶幾可以見病知源今即以搜字歸功於叔和亦胡不可但叔和意不

傷寒論後條

叔和變傷寒論而為旬者不過以其家技稱為活人先死矣昔徐鉉之為辨賦論首云今世兒險之徒粗知字義輒撰醫方未聞軒岐不面仲景如金匱鈎玄之鈎鎌人古今鑿鑿之成醫劍諸證辨疑之變於夷與夫豎

傷寒論後傳

在居功論指為舊明傷寒已有新翻樣式此等不合時宜之論當憂憂乎陳言之欲去矣云搜云採云錄皆極其網羅短中取長之意故將六經去開以逐日淺深自有方治凡醫人不依次第者皆因六經之說生其岐惑也言證候診脈并及聲色直以脈證等之皮毛工夫至云對病真方則言外便有不對者矣云有神驗者則言外必有不驗者矣仲景之書窮年皓首優游歲月尚不能窮其底蘊豈是一部防急之書防急者猶云備用也擬急對

入門之未

春之刑乎春醫聖正傳之失性傳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余謂此輩尚可恕及至干叔和之序例實是傷寒家一道鬼伴隱醫家縱求面仲景先須焚去此牒則亦險彼四十九日羅天大也

病而防明說居恒用他不着亦不必看着他此處無故提出一仲景而於字句間皆作咬牙蹇澁之狀無非欲人於此一對勘以顯出已之逐日淺深以施方治為心法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為神秘耳無禮於仲景如此揣其意不過當時仲景名高視其書則下士聞而大笑者也故遂列其家技於前作一賣藥招牌以標榜國中但求其術之售不求其書之售為堯為桀一任後人分笑罵不意後之讀其書者曰是亦堯而已矣一人云然千人

傷寒論後傳

博古堂

不敢廢也。以一副賣藥招牌，竟博了千年，祖豆則黃袍遮身，或亦非其夢想所及者乎。

又土地温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

此段文字既非承上，又非起下，何從嵌入。只要從天說到地，從地說到物，以為淵博過於仲景，遂不論文之片段，胡亂砌入耳。觀起處「又」字及臨病之工二語，分明指出仲景之缺陷，以示來工不知

人招牌上
有四時傷
寒字樣矣
余必欲租一
南傷寒招牌
如

仲景之不言天地無處不範圍着。天地經云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故曰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仲景只從人身中之陰陽部署，以大少正厥之六經，則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氣血，可以決死生，可以處百病，可以調虛實而處邪氣，叔和於人形身上毫無着落，而偏會說天說地較之仲景，有畫人畫鬼之異矣。然則叔和之說天說地，祇是說鬼話耳。不道世間同是一輩，東坡居士最喜者是聽人說鬼。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久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

前面說話俱是鳴鑼擊柝以作先聲此後方是一聲砲響大開轅門排下天門陣按定了九宮八卦大破仲景之傷寒大破仲景之六經大破仲景之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有人代仲景道不字上面隱隱臨着一位黃帝作主帥旁邊隱隱坐着二位岐伯作軍帥你可知道他是英傑觀觀叫你化為醢醬指指叫你變作管血余此際安敢

效秦庭之哭只向轅門外探走一週遭看太陣法却是錯排來鬼混的便猜破他上面臨的主帥是一假黃帝旁邊坐着的軍帥是一假岐伯解鈴何須繫鈴人急急請到真黃帝真岐伯排下了真天門按定了真九宮八卦又何必破他陣法坐見叔和倒也決撒了也緣昏迷人看文字祇是不看題目叔和於傷寒論題目失太一論字任他橫說豎說盡成蠹賊今於此篇文字瞎了眼不看內經題目自是熱病論平余祇將內經衍出全文則叔和

應無地縫可鑽入矣按素問熱病論篇次屬三十
 三接上三十三的便是刺熱篇評熱病篇三篇文
 字合籠看來方知叔和之為狐鳴鬼嗥也熱病論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
 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
 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開口便道破熱病為傷寒
 之類其與傷寒自是兩病可知兩病何以復云傷
 寒之類蓋傷寒有統屬之傷寒有分隸之傷寒病
 一指經言所該者廣即下文巨陽主氣之謂凡病

從皮毛得而屬於太陽經者皆得謂之傷寒一指
 證言指定一病於太陽經中分出其有發熱惡寒
 頭身痛骨節疼無汗而喘脈陰陽俱緊者方得名
 為傷寒病其外風暑溼熱等病不必如傷寒此一
 病之脈之證而為傷寒之類則一以其同屬於太
 陽經故也觀熱病下着皆字明熱病外同為傷
 寒類者且多也故謂熱病為傷寒之類則可謂傷
 寒為熱病之類則不可傷寒猶寧國嘉興之有府
傷寒病猶寧國嘉興之有
縣一而傷寒之類則寧國縣之外有蘭陵涇縣嘉興
縣之外有平湖水蘭陵涇縣不必其縣之寧國

傷寒論卷之九
而可。寧國、平湖、水亦不必。其縣之嘉興而可。稱嘉興以其府屬則同也。以其府屬之同而得名為寧國嘉興者。遂調寧國府總。是蘭陵。今叔和意在混傷寒於熱病。遂抹去此首。一問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此明熱病得類於傷寒之故。太陽一經為諸陽之統屬。而脈連風府。職司乎表。故凡諸陽經之病屬在氣分者。皆其所主。雖非傷寒而總得稱為傷寒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十字連讀也。字斷而未斷之辭語。

氣現成之極。蓋即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一語於此。重叙起耳。傷於寒。即冬不藏精之傷寒。與傷寒之類之傷寒。字貼在熱病上。作外感說者。迥別。只因冬傷於寒四字來歷。經文已疏。而再疏。不必複及。而溫之證候。未經叙及。故摘出此字。名篇而詳及之。其易溫云。熱者。以夏至前為溫。夏至後為暑。溫不足。該之而有熱無寒。則均也。熱雖甚。三字即指下文六經中所見諸熱證而言。傷寒必惡寒。表雖熱。而裏無熱。溫病起。表裏俱熱。揆經而日增劇。

傷寒論卷之九
序例
王

傷類論後傷類
勢之難遇似不同於傷寒然熱從經巡未連及藏
故雖甚不死今叔和於本文除去一也字加上一
凡字不復領畧及傷於寒為藏氣受傷之令寒竟
將世間寒傷營之病盡貼合作熱病而以熱雖甚
之熱套上傷寒發熱之熱李鬼李達從此混黑白
為一矣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兩感字
指病源病字指溫兩感於寒謂冬不藏精而傷於
寒者犯之再犯也腎氣且衰陽氣獨勝經與藏兩
傷矣故見溫而不免於死經曰二陽俱擾其病溫

死不治不過十日死是也若作表裏兩感上看
論仲景治法多端即叔和後邊亦云兩感病俱作
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安見此處之兩感
為必死乎總因傷寒字之源頭被亂名不正則言
不順矣

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脉上連
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
二三日發以其脉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
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脉

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脉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裏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大陰俱病則腹滿身熱

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噫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太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傷寒論卷之六

傷寒論

傷寒論卷之六

序例

三

傷寒論

傷寒論後條辨

帝曰願聞其狀狀與指熱言故下文皆詳及熱狀以熱病而稱曰傷寒之類其間必有類於傷寒之狀有不類於傷寒之狀故以為問岐伯曰傷寒一曰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曰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曰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四曰太陽受之太陽脈布胃中絡於膈故腹滿而噎乾五曰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曰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股上衝心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熱病之狀其得類於傷寒者以六經之所主及其脈之所挾所絡所循所布所貫所繫等同於傷寒人可於此識府藏之經脈耳究竟傷寒是寒熱病是熱類中自有不類處人當於此別見證之源頭也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類也其二類者傷寒必惡寒此不惡寒表裏皆熱故也一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類也其不類者

太陽疑左陰

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熱病之狀其得類於傷寒者以六經之所主及其脈之所挾所絡所循所布所貫所繫等同於傷寒人可於此識府藏之經脈耳究竟傷寒是寒熱病是熱類中自有不類處人當於此別見證之源頭也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類也其二類者傷寒必惡寒此不惡寒表裏皆熱故也一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類也其不類者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五

傷寒論後條辨

唯三陰經之熱證已傳而三陽經之熱證不罷故後面有七日自汗陽元頭痛少愈不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等云云也

傷寒人胃此不入胃入胃則不傳故也三日少陽受之胸脇痛而耳聾類也其不類者傷寒則往來寒熱此不往來寒熱有半裏熱無半表寒故也傷寒則三陽為盡三陰方受邪熱病則三陽證不罷三陰證緊按上傷寒則三陽經屬熱三陰經屬寒熱病則三陽三陰只有熱而無寒蓋此熱自冬不藏精而傷於寒時已從藏氣釀成至春陽發動從前所釀之藏氣盡成病氣分布出來雖經絡有三陽三陰之不同而所受者只此陽熱之一氣為布

博古堂

現四日輪大陰受之則腹滿噤乾全不類傷寒腹滿吐利食不下之太陰也五日輪少陰受之則口燥舌乾而渴雖類傷寒少陰負跌陽之一證而總不類傷寒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也六日輪厥陰受之則煩滿而囊縮在傷寒煩或有之而却不類傷寒食不下下即吐蛇之厥陰也傷寒三陰受病不及三陽三陽受病不及三陰以五藏六府表裏各別故也今則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不急施治與治不得法從此而營衛不行五藏不通不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序六

必兩感亦死證矣。吉凶危險視傷寒何管。天淵豈可混也。經旨如此。今叔和欲將傷寒。扯入熱病。遂於三陽經。加上二尺寸。俱浮。尺寸俱長。尺寸俱弦。之脈。於三陰經。加上二尺寸。遂沉細。尺寸俱沉。尺寸俱沉。緩之脈。彼見經文。上無有脈法。遂可恣其杜撰。不知熱病之脈。經文已於後篇詳論。補出脈躁疾。三字。矣。自仲景論中脈數急。為傳之數急字也。數急字緊。對論中脈若靜者。為不傳之靜字。看浮長弦沉細緩。皆不傳之靜脈。與傳經之熱病。

又從云尺覆
者溫也
長弦沉細緩
六字與躁盛
如衍注

何干熱病。經雖傳。而所傳者。固非熱。首尾只此一箇病。因故數急。外無他。改移。雖六經各有見證。其為陽旺。陰衰。津液內竭之診。則一若傷寒。則病隨經變。脈輒從病轉。其虛實寒熱等。一經有一經之病。則一經有一經之脈。故治法有實表發汗。吐下和解。溫經等之不同。一皆配着脈法。而處治。今叔和以此等脈法。套上熱病。熱病為陽浮弦。長豈是兩陽合明。火邪熏灼之脈。至於加三陰經。以沉微緩。則是陽病見陰脈者。死矣。經文又何以云。熱雖

證則從溫脈
則從傷寒此
其得幽蘭記
酒保打掃一
間房鋪下兩
張床之法可
笑世人兩肯
之雀得叔和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二十七

耳
駟兒產進奉

傳異論後條辨

慎古堂

甚不死此等處關係豈小何至欺世皆聾瞶任其
意中篡亂盡行紊去經常思之令人髮指至於本
文受之云云有緣未病之先經絡已是陽熱布滿
挨到便現六經皆已然而然之事今叔和於之字
上換去一病字則未受之前無病氣病從經到方
受與傷寒之續得轉屬證何異受則病不受則不
病六經不應傳遍矣熱病之傳經限定一曰者如
刻香而燃頭尾香料於未燃之先已經刻定只消
燃起逐段挨去總無差舛所以仲景云一三二日陽

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兩日內便要該兩經
今於一曰二曰等下各加一字若云熱病豈容游
移若云傷寒期并無定本經叙及三陽三陰後仍
惕人以死字明此病不同於傷寒誤汗誤下誤燒
針皆能令營衛不行五藏不通隱然有仲景一逆
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一段說話在內了叔和何故
刪去緣叔和援經之意見仲景論中之六經總配
不着內經之六經遂引來闕仲景之謬其間寒熱
殊途經同而病異處總不管理但於經文有不合

傳異論後條辨

序例

卷一

五

處輒竄改一二字添捏一二句以端定寒熱之兩
 頭船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何後人無
 從正其舛訛反以此篇偽例竟作了六經中一篇
 山河帶礪之文為歌為賦無不以之從君之惡幾
 何不以内經為鋒鏑是又叔和之罪人也其不兩
 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
 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大陰
 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
 不滿舌乾已而噫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

伊壽所云太
 陽和頭痛至
 七日已上自
 愈者以行其
 經盡故也正
 指此之謂

下太氣皆去病日已矣傷寒過一經即罷一經其
 衰而愈也只從本經得解便已而傳與罷總無次
 第熱病必傳遍六經方得從頭罷去傳與罷次第
 俱限日子以從前各經皆為陽熱所布伏故毒熱
 必從頭次第發得出來真陰方從頭次第復得轉
 去萬無中止之理亦萬無越次之理其病與小兒
 痘疹頗似傷寒中總無此證真可謂之異氣耳熱
 與寒異也寒不傳經熱必傳經今叔和倒於本文
 上增上更不傳經不加異氣八字既不傳經則太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九

博古堂

陽病一衰便是愈期八日之陽明病衰九日之少
陽病衰及十餘日之三陰病衰諸經何處得此病
而衰豈六經逐日直中得之耶至云不加異氣則
即其所謂中而即病之傷寒矣兩感外又不應有
溫病着此二語掩飾其於內經並非抄白實是措
刪手秘而滿紙荒唐遂至自講自不信帝曰治之
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且衰已矣其未
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已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汗
泄二字俱是刺法故云各通其藏脉刺法有淺有

名通其藏脉
謂熱病五十
九穴皆熱之
左右也及取
之諸陽五十
九刺之屬也
病且衰者謂
今日得汗後
時而已待時
者七日巨陽
病衰頭痛少
愈云云之謂
也
以刺法之汗
為改對藥法
之汗下桂枝
下咽固難矣

深故云可汗可泄法詳刺熱篇不多援乃靈樞熱
病篇亦云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取之諸陽
五十九刺以泄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
足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故本文於汗泄
下着而已二字見刺法外無他治隱然伏有仲景
汗下溫針之禁矣但仲景不言刺法已於刺法外
另領會及內經意按刺熱篇其中有一條云治諸
熱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
而止也從此推之仲景法中豈無一二方藥可以

傷寒論後條辨

神丹又不...
子承氣入胃
固矣甘遂
又不...乎
公...
何莫非此處
之二字為不
錄矣...
直令人寒心

傷寒論後條辨

代此四寒字者乎何物叔和竟以府字換去藏脉
字而以下字換去泄字筆尖一動冤魂載道千載
來誰復於汗下二字外一從內經檢及洗冤錄也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
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
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
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
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
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

傳古堂

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
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 兩感於寒者病
六字作一句讀兩感於寒指病源病字指温兩感
非表裏俱病之謂仲景論中治表裏俱病之法多
端何嘗有兩感之說凡兩感病俱作發表攻裏本
自不同固叔和之胡談而後人俱宗之為支派也
兩感俱指藏中令氣謂逆冬氣而傷之復傷也後
篇所云是人者素腎氣強以水為事者也水指腎
精言初然之感已是寒水被傷陰虛而陽萎之矣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十一

孤陽獨留其陰已絕于頭四年矣

然感雖深而伏之淺其間微陰已有所復若不待春陽發動寒水奪而再奪則竭脂代髓傷由藏而并連及府故次年病温輒見雙傳推其由來得之冬時之兩感即後篇所謂陰陽交之病也一府一藏陰陽交而以火作合也人身一水不能勝兩火况水亦是火以之布滿於府藏營衛間如燔如焚寧不速死然陽明有氣尚能遲之三白可見不成死證之温病便宜留此胃汁不容汗下温針之重奪矣余甚懼世人有了叔和可汗可下法遇此證

傷寒論後條辨

慎古堂

傷寒之熱在皮膚也從皮膚而積漸入裡熱病之熱在骨髓也從骨髓而驟然達表

而不自尋死路者幾希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且者為病温後夏至且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內經全文俱是說熱病恐人失去了冬傷於寒春必病温之題且故以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八字結出之見其言熱都是言温也温病已成在春不發在夏亦發温與暑實是一病與時令之温病時令之暑病從外得之而各自為病各不傳經者不同熱病中之温暑與温暑中之温暑且是兩種豈是温熱病之名傷寒者即傷寒病之名傷寒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

傷寒論

起奇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結句凡病傷寒而成溫與中間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三傷寒字俱是傷於寒春必病溫之傷寒字此寒在天為令氣在入即為藏氣二有所傷當時乘未覺其病過時病必見矣病雖見出而溫定

成於冬時之病及傷寒也傷寒時便已成溫過時左發此一個病傳到底何嘗變也來

者哉論春夏之病根何嘗不種於冬時但所種者原是熱不是寒若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則今冬種桃明年變出李今冬種麥明年變出禾世間無此病妖暑當與汗皆出是溫病傳證中遇暑則增此一證戒勿止者謂汗之與泄刺仍治溫不當治暑也治暑兼斂汗治溫要得汗但用不得辛溫發散耳一篇經文被叔和竊來當作天狗令仲景一部明徹九州之書被蝕者千百餘年余特從其所竊處搜出賣假查手段

彼自無假可賣矣緣叔和玩弄世人者指畫內經之傷寒混入仲景之傷寒使仲景自多矛盾自多破綻耳不知傷寒字有三解一曰傷寒一曰傷寒病一曰傷於寒傷寒即難經所云傷寒有五及正經自病五邪所傷之謂仲景以傷寒名論者主此傷寒病即難經有五中分出之一病素問所謂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必重感於寒內外皆然之病仲景論中大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名曰傷寒者主此至若傷於寒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

傷寒論後條辨

則非病也。乃溫病所受之源頭。素問所云冬不藏精，陽強不密，精氣乃絕之謂。其發為病，則仲景論中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為溫病者，近此溫病對傷寒病言為兩歧。溫病對傷寒言為統屬。傷寒所統屬者，該而廣。熱病其一耳。溫病對傷於寒言為胎系。冬傷於寒，是從母腹中受妊。寒水被傷而陽熱遂胎於此。至春必病溫，則其出胎成人時也。
六節藏象論曰：腎者主蛰，封藏之本，為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冬氣二字即寒字之解。經麻篇曰：春夏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過用二字即傷字之解。三傷寒各還他

來歷。則熱字各有所貼矣。有在表之熱，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此熱字是惡寒發熱之熱也。有入裏之熱，經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者，何也？對曰：夫寒盛則生熱也。此熱字是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之熱也。二熱字雖不同，要不過一病而分表裏。究其病根，總是傷寒得來。與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三字兩無干涉。熱病之熱，熱從根上發出來。表裏經絡俱是熱氣所敷布，又非陽明入胃之裏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三話

傷寒論

熱故得名之為熱病與前熱字之屬證而不屬病者不同如此分疏開去則寒自是寒熱自是熱寒自是寒則說熱亦是說傷寒中之熱非熱病中之熱字也熱自是熱則說傷寒亦是說熱病中之傷寒非傷寒中傷寒字也寒熱各不模糊則殺人者曾參曾參究不殺人叔和無從影射使千年蒙翳霎地雲開仲景之日月人皆仰之矣

旄按內經此種之溫病似與仲景之論溫病尚有別疑非近今所恒見病固有有於古按之今則亡

亦有有於今合之古則亡者不可一例論也然亦未始不可一例論也溫病亡於今余不敢臆測若痘疹之亡於古則確然者看來二病頗相類或者古人無痘疹則淫火蘊蓄於胎中者未經發泄陰精所奉故人多壽而發之於病輒多陽熱證責陰水不足者居多今人有痘疹則淫火稟受於胎中者發洩無餘陽精所降故人多夭而發之於病輒多陰寒證責之陽火不足者居多不然溫病之來路與痘疹之來路其蘊發於先夫之相火者

何其同其病熱而得類於傷寒者何其同其熱雖甚而不死者何其同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其同其三陽三陰皆傳遍而無差日者何其同其病衰則逐日愈去從無間經而愈者何其同不寧是也痘疹以面上紅點所見處定五藏之部位而熱病亦以左頰先赤者屬肝熱病右頰先赤者屬肺熱病等分五藏證之見於面痘疹以二齊擁出為不治熱病亦以表裏雙傳為不治種種大同小異故余妄臆古人有溫毒由

其詳後條辨

博古堂

尺寸陷是危
字一個八寸

於無痘疹今人有痘疹定當無溫毒也固然不然未可知之辭然詳熱論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之為表裏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以痘疹之身熱足冷徵之病頗同源至於熱病之治表裏刺之飲之服湯則痘疹雖刺法無傳然用辛涼而首尾不可汗下又未始不同在箇中也姑妄言之以俟高明

痘疹漢前已有扁鵲有二三豆飲油煎法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聞尺寸陷者大危

此等蛇足可以勿我接上前面使人知是內經增

真寒論後條辨

停痢

三六

三分帽何必
專戴在熱病
頭上

祖叔和者遂
於壞病分為
一門而配以
知母麻黃湯
驚甲散等方
可笑極矣

傷寒論後條

刪手秘補遺較原本多脈法固非直寫耳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病證而治之

仲景之於病有併有合有轉有屬有誤致有續得

一病自有二病之來路一病之去路未有從空變

出來者變病見於例中者重重疊疊祇是冬傷於

寒春必病溫一語展轉不能去臆遂覺病上有無

限孫行者毫毛耳以余看來孫行者變法多端至

於變作弼馬溫得無亦是害了傷寒上得來的若

夫傷寒壞病似可擬之為變以誤汗誤下誤溫針

為醫所壞已經失去本來面目也然此際仲景亦

無法可依祇曰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今

有舊證可依則壞病有現成之壞病依然病內之

金剛身矣何得云壞叔和只依樣葫蘆得仲景二

字便是似我者死等語總不如望望然去之為妙

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

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

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

陰脈弦急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

傷寒論後條辨

序別

三七

為溫病脉之變證方治如說

五十八難曰傷寒有五其脉有變否變者不然傷
 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即濕有熱病暑熱
 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形中風之脉陽浮而滑陰
 濡而弱濕溫之脉陽浮而弱陰小而急傷寒之脉
 陰陽俱盛而緊濇熱病之脉陰陽俱浮浮之而滑
 沉之散濇溫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
 難經之原文如此蓋以凡病從傷寒表得之者
 皆得名之傷寒而其為類則不同恐人混作傷寒

想是江湖上
 慣了手段不
 知不覺中自
 令病亦現出
 大變金錢小
 變金錢小鬼
 吹燈八仙過
 海等諸妙訣
 在袖三指下
 平不知此那
 稱國手

故特從脉上辨出風寒暑濕溫熱來不令人混
 處治也何意秦越人方欲從傷寒之類四字上分
 出來叔和竟將傷寒之類四字上合將去更可笑
 者脉上不生出血劈空變出病來脉亦是冬夫害
 過傷寒病乎試將難經原文一讀痛從脉上叫起
 倒懸之屈來奈何只據其意不過援類而及之以
 根據冬傷於寒發為溫病之傷寒字耳試思以此
 二字如何接得下脉之變證方治如說方治二字
 從何着落看來叔和實是文理下字不通批來批

傷寒論後條篇

序例

三六

博古堂

去還係情代之筆意在○做一溫元帥發科賣藥故○
凡遇七十二變相俱○亟亟攔入瘟部亦不顧其是○
我族類非我族類耶○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恣冀差以成鉅疾小兒女子
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滕理
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
藏則難為治此為家有患備慮之要凡作湯藥不可
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若
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服藥不如方

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

前面說天說地現出無限藍面獠牙之相忽然收
到深閨臥榻作此一段殷勤欵囑之語生日爭丑
一時脚色各現無非欲此一篇說話上可以傾王
公大人下可以動巴人里媼不怕藥肆中不擠倒
硃紅欄杆耳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
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
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

他醫只是療病是教人幸順父母愛兒的先生及孝親者揮霍故有縱意違師云云

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太滿太寔
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
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
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

熱病傷寒自是兩病熱病治法不可用之傷寒傷
寒治法不可用之熱病此段文字何嘗不從仲景
論中撰構出來但合之熱病題目又不無背旨
自凡人病有疾起至此段止另是一人手筆前後筆
力煞是不同只看通篇接奏處痕跡顯然因知溫

病之說并非出自胸中道聽竊取只要奏得一段
說話可以駭衆是其本心而流毒遂至於爲矢爲
匠故術不可不慎也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
愈下之則死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耳遂何可
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
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卽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通篇真偽至此畢露緣其醫術僅有汗下二法而
汗下之藥僅有神丹耳遂二丸方當時必有從而

實德家自病
人身上五藏
六府無不說
到只不知胡
蕭申所實者
何藥此尚存
甘遂二字說
出這是此味
已經是此味
既

議之者又必有從而効之者盛名之下不拉倒仲
景無以蓋其短無以顯其長故復借難經汗下語
件引頭難經如是解不如是解不暇懂也云神丹
安可以誤發正見其發之之不誤云甘遂何可以
妄攻正見其攻之之不安豈容易哉自誇之辭再
見矣抑桂枝所以顯神丹戒承氣所以逞甘遂患
得患失之心惟恐仲景分去我之主顧特以斃亡
二字斷絕人於彼作皈依想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

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
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歿自
謂其分至令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
此豈不痛歟

仲景序中作此等語者憫宗族之淪亡而憤及於
醫見其作論之不得已也叔和懷仲景之志只須
例中推尊仲景闡明論中太直雖桂枝能斃人極
辯仲景之桂枝不斃人雖承氣能亡人極辯仲景
之承氣不亡人便是濟世心腸何至效輩乃爾觀

嘉慶論後錄
序例
四十一
博古堂

其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二語皮裏春秋
明明指定桂枝承氣矣意中定是向人阻塞住仲
景然不打自供句句是他自己一篇招蒙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而執
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
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
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
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唯明
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已上三段不
過神丹甘遂
自在家傳豈
容他人竊取
之意

胸中只有二熱病故温字展轉不能去臆葫蘆中
只有二丹丸故神丹甘遂展轉不能去臆前面之
兩感不過口綱此處之兩感實欲賣藥故亦不服
照應至於後面一段說話余逆其招牌上必有二
行云神丹甘遂只此一家為真求者須認本齋招
牌方不有誤仍有服藥方法及臨時應用湯藥等
不同明者慎之

凡發汗温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
從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四二

傷寒論

仲景論中何嘗無此等詩訓但只桂枝麻黃二湯便有發病不發之別不似此處空一倒藥後上可預填着水二鍾煎之鍾溫服金剛後查入水再煎服等一般套語

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如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為人作序例并病家服藥法詳悉如此仲景可汗不可汗法中固不可無此功臣病家當喜懼前藥童子亦喜懼但問其發汗應用某湯則必曰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

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亦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數也

仲景一部論中汗法下法吐法和法溫法利小水法精詳備細無不備具與水特其法外之一法耳今獨於水法娓娓不竭蓋叔和以溫熱名病則與

傷寒論後條辨
水自是輕車熟路然此外何無一技癢處此之謂
黔之驢

凡得病脈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
靜此皆愈證也

說水法何其源泉混混說脈法搜盡枯腸於愈證
僅有兩滴墨汁此兩脈外還有愈脈否竊恐兩滴
墨汁還未必洒自胸中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
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

三百可洗有神丹三日可
下有甘遂又何須用蓋意
許多刺穴自是
用蓋管藥

也

君子精於一藝又何妨闕其所不知刺法中一
字且妄作為下則此處之鬼薄亦不必從內經搜
而點之何如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
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
六損一時死平人六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

上條刺法從溫此條脈法又不從溫不從溫而何
故單言損至言損至而何故遺去至脈豈數疾脈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四書
傳古堂

除生內經中
引證其餘自
始至終何其
非皮毛上文
皮毛證諸病
了更衍

傷寒論後條辨
無關於溫病而溫病脉自是二二息一至為經常
耶即難經文只言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
絕此直講到五呼六呼上此無他因仲景序中有
短期未知決診一語故直從期日賣弄及時刻耳
斷法筭得醫門李淳風但傷寒熱病定相對而疾
首感頰曰吾輩死固死耳不料沉寒至於四損不
已而五損六損夫何死我于冰池雪窖中也
脉盛身寒得之傷寒脉虛身熱得之傷暑
據上下文讀去此二句經文何由得嵌入只為句

凡內經上存
一傷寒字軌
欲其入何也
如作文家胸
無題旨者遇
學而時習之
等題不將學
字上所有字
眼逐個填入
便是空疎無
法了

中有傷寒二字割捨不得欲安頓又無處安頓只
得將經文二氣字換作二脉字勉挨在此良工苦
心極矣但經文不如是解說耳按刺志黃帝問曰
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
其常也反此者病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盛身
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氣盛身寒得之
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
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內經之文是言人
身形氣之失常必有所得之由而特以傷寒傷暑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四五

傷寒論

傷寒論後條辨
 為氣盛身寒氣虛身熱者一推原之也陽氣盛之
 人宜其身熱何以反常而身寒此必得之於傷寒
 由寒傷形而不傷氣從前傷寒病其形故遂成一
 氣盛身寒之軀陽氣虛之人宜其身寒何以反常
 而身熱此必得之於傷暑由暑傷氣而不傷形從
 前傷暑病其氣遂成一氣虛身熱之軀夫實者氣
 入也寒主秘固氣所以實虛者氣出也身主疎泄
 氣所以虛由是推之寒熱在氣而不在形氣實者
 身雖寒而不失其為熱也氣虛者身雖熱而不失

最不通者是
 叔和脈經今
 人無不盛稱
 之亦欲二
 三日內撰
 部學經只據
 古今書上有
 一寫字輒分
 門逐類不必
 顧及文理顧
 及氣脈或可
 遠勝叔和脈
 古人心無此
 一部學經之
 理則古今豈
 容叔和有此
 一部脈經乎

其為寒也經文之旨如此何至換去一脈字以身
 寒身熱貼在傷寒傷暑之證候上言不曰得之傷
 寒得之傷暑直曰謂之傷寒謂之傷暑矣果爾傷
 寒惡寒即有之身不但不寒而且發熱傷暑雖發
 熱亦未始不灑淅惡寒顛倒錯謬祇圖賣弄內經
 亦不自知其字義之通與不通真是無恥小人
 脈陰陽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
 者死脈至乍疎乍數者死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讖
 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卷六

昔人有讀書多而號之為兩脚書廚者余謂脈經却笑叔和是脈行一今經紀不狀為何堆的堆積的積擲堆得他人多少脈在象穢芒字有木頭無字此之謂不成材

每筆論後條辨

不過一日死矣

此等脈法何處不可抄襲豈若仲景之脈中寓法能為人防死能為人救死叔和寧抄襲他人必不肯根據仲景此等處都是與仲景放一頭敵以欺當世耳何舉世無人看得他破千百年來之福醫應算叔和為第一故千百年來之禍醫遂算叔和為第一以其為禍根苗故也

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治病何難難在認病認病猶文家之認題題有題

理有題神尋着題中神理則題面上未必有題題反在題面外醫家從證候上認病已屬低手况妄從字句上認證候乎叔和祇因過於識字遂認定傷寒即是熱病此何難指武王之十臣為叛黨而孔子必欲手刃及非帷裳者傷寒熱病祇是過於識字亦何妨聚十六州鐵為之鑊一箇錯字而叔和之罪不在錯稱孤道寡居之不疑初祇冰炭乎仲景久則以一座火焔山占盡三千大千世界除一切紅孩兒外總不容唐僧半點須彌千百年來

傷寒論後條辨

序例

四七

傷寒論

傷寒論後條辨
傷寒即為熱病有不如是解者否回視仲景之傷
寒可是如此解者否仲景之自序曰為傷寒雜病
論合十六卷傷寒方可與雜病合又胡傷寒不可
與熱病合但仲景之所謂合者合以二脈合以六
經此處自是一分金鑑在彼一切金銀銅鐵錫入
我鑪中雜者不雜矣以不雜者治及傷寒何不可
合之有蓋合處即分處也叔和不於此處求傷寒
熱病之合急欲踢翻仲景之分金鑑歸併於已之
火焰山憑陵僭偽遂成其篡爰至今日傷寒論之

名仲景者徒然東周一天子而禮樂征伐有不自
叔和之偽例出者哉固知扶危定傾非一人之力
而筆其首末貶以私評或亦秘為余之家神以資
譚柄云

王叔和余不知其何如人也據脈經及傷寒序例
俱署之以西晉太醫令王叔和夫西晉之國祚僅
六十年而張仲景之著傷寒論在漢獻帝建安十
稔後嗣是而著金匱要畧者又不知幾何年叔和
且長於西晉移祚之前者亦不知幾何年合而

同○之○遠○亦○百○年○之○內○近○則○相○法○不○踰○數○十○年○其○能
私○淑○仲○景○與○不○能○私○淑○仲○景○俱○不○可○攷○但○既○署○曰
太○醫○令○是○以○其○爵○著○矣○爵○而○不○名○而○以○字○顯○僭○乎
否○乎○以○此○弁○他○人○之○書○亦○萬○無○此○理○况○以○之○弁○漢
太○守○張○機○書○者○乎○原○其○僭○序○例○于○前○之○意○不○過○要
人○彼○此○互○較○之○若○曰○彼○有○論○吾○有○例○較○以○代○則○晉
與○漢○有○見○與○聞○之○異○較○以○官○則○太○醫○令○與○長○沙○太
守○有○專○與○別○之○異○彼○不○足○師○我○也○豈○可○自○屑○越○於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之○列○於○是○乎○序○例○遂○以○西○晉

恒古堂

太○醫○令○王○叔○和○著○矣○播○之○當○時○祇○知○有○太○醫○令○王
叔○和○不○知○叔○和○之○名○某○傳○之○今○且○祇○知○有○太○醫○令
王○叔○和○不○知○叔○和○之○名○某○矣○以○余○度○之○太○醫○令○王
叔○和○固○當○時○王○叔○和○之○招○牌○也○太○醫○令○名○某○則○太
醫○令○人○得○從○而○核○其○真○太○醫○令○字○某○則○太○醫○令○人
誰○得○從○而○查○其○假○如○今○之○貼○報○單○者○多○太○醫○院○某
某○豈○盡○太○医○院○哉○從○來○賣○假○藥○者○一○假○則○無○不○假
以○此○一○例○代○及○報○單○使○遠○近○知○有○太○医○令○王○叔○和
之○招○牌○如○近○世○其○某○之○膏○藥○其○某○之○紫○金○錠○遠○近

廣寒齋後集

序例

五九

恒古堂

馳名俱以其招牌又何嘗以其名而又何必以其名余是以擬王叔和之為賣帳者流也以賣帳之流而成其僭篡且為百世師者則以偽及內經故如僭盜之有符命緯識得假之以聚眾余觀其例所偽亂者翻來覆去祇恃內經一篇文字前內經者引龍入穴而故作透迤後內經者餘波散漫而特為蕩漾故余於其授經立案處急訂經以正其偽子輿氏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并不使人以莫須有議余也其餘彼之故為透迤

蕩漾者余即姑與之為嬉笑怒罵縱令言之者有過而聞者足以戒東方曼倩之譎諫存焉已或詰余曰叔和醫學相傳千百年祖之者從無間言若果如此僭妄何從前無一人指而摘之意者叔和即其名也余應之曰字即是名古人誠有之如葦應物即名應物孟浩然即名浩然是也然千古下定有人拈出若叔和是名叔和為問從有人一拈及否況西晉去三國不遠考之於史雙名者寥寥不上數人叔和或亦在寥寥數人列不可得

而知然余之貶之者以其例之亂真因及其字之
僭非因字而遂以人廢言也果信其言之足傳則
又何妨爲之掩上一名以爲考之逸傳得之者其
爲有功於叔和更勝於徒讀其書而惘惘者數倍
余又安禁後世之不有其人乎余亦謹謝之以苟
有過人必知之耳

叔和滿紙都是春夏秋冬試讀仲景論祇有大法
春夏宜發汗大法春宜吐大法秋宜下數條而外
可曾有一字涉及春夏秋冬否世人求其說而不

得乃從而爲之辭曰仲景非無春夏秋冬也彼祇
說冬天之傷寒中風冬天外之病其書或遺亡焉
耳叔和滿紙都是傷寒卽爲熱病試讀仲景論祇
有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條外更有
一字重涉着溫熱病否世人求其說而不得乃從
而爲之辭曰仲景之言寒非有背於熱病也彼實
兼着陰經直中言耳叔和滿紙都是傳經試讀仲
景論祇剔出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若躁煩脈數急
者爲傳也一項外可曾更有一字涉着傳邊說者

傷寒論後條辨
傷寒論後條辨
否○世○人○求○其○說○而○不○得○乃○更○久○而○為○之○辭○曰○仲○景
未○嘗○不○言○傳○經○也○彼○自○是○說○巡○經○越○度○首○尾○等○傳
耳○推○世○人○為○此○調○停○兩○可○之○說○者○彼○其○胸○中○不○道
叔○和○大○垂○仲○景○反○嫌○仲○景○深○碍○叔○和○叔○和○言○言○素
問○言○言○難○經○聖○典○洋○洋○其○為○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不○必○言○矣○乃○仲○景○則○又○所○稱○為○醫○門○之○祖○者○從
中○道○個○不○字○則○離○經○畔○道○必○在○仲○景○又○安○敢○毀○佛
而○謗○祖○不○得○已○作○一○個○和○事○老○人○從○兩○人○岐○而○又
岐○處○牽○扯○來○合○為○一○家○則○于○叔○和○之○門○可○放○膽○任



為○功○臣○而○以○空○名○遙○尊○箇○仲○景○自○有○此○一○番○抵○飾
仲○景○翻○作○了○叔○和○一○位○韋○馱○尊○者○而○道○高○一○尺○魔
遂○千○丈○矣○魔○頭○得○了○佛○面○誰○人○不○販○佛○販○僧○以○此
千○百○年○來○三○千○大○千○盡○成○了○個○魔○子○魔○孫○世○界○眇
余○寡○陋○亦○此○三○千○大○千○世○界○中○人○何○至○狂○而○且○瞽
思○欲○一○弄○及○降○魔○杵○但○思○魔○頭○雖○盛○祖○派○原○存○此
處○豈○容○兩○立○一○任○羣○魔○壓○倒○祇○是○傍○祖○尋○籠○耳

